# 《关于"定语+人称代词"结构的思考》商榷三题

## 崔山佳

(浙江财经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刁晏斌对"定语+人称代词"的看法有一个深化过程,他后来支持汉语固有说,而魏志成是持"日化"说,汪化云、张凤琴、冯鸣持"综合说"。有些"定语+人称代词"的"定语"非单一的"体词性"或"谓词性",而是综合性的。持"综合说"的学者有一共同处,即承认汉语有"定语+人称代词"现象,但数量很少,这不符合汉语事实,"五四"前的汉语中有大量的"定语+人称代词"现象,因此,"定语+人称代词"是汉语固有的语法现象。

关键词:定语;人称代词;综合性定语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5124 (2012) 03 - 0029 - 05

看了陈景元一文<sup>[1]</sup>后,我们有三点商権,现 提出来供陈先生和各位学者参考。

陈景元认为"定语+人称代词"有五种说法: (1)汉语固有说,如韩陈其(1984)、张崇(1991)、 王东明(2000)、李书超(2001)、黑维强、王作 栋(2008)、崔山佳(2008)等;(2)欧化或目 化说,如詹开第(1982)、王力(1984)、刁晏斌 (2001)等;(3)外语影响说,如王希杰(1996)、 石定栩、朱志瑜(1999, 2000)、张凤琴、冯鸣 (2004)、汪化云(2009)等;(4)修辞说,如 太田辰夫(2003);(5)综合说,如魏志成 (2007)。[1]

其实,我们觉得陈先生这里的举例有问题。 刁晏斌是坚持"日化"说,<sup>[2]</sup>但刁晏斌说,一共 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他源说,大多数人在谈到 这种形式时都认为是受印欧语的影响而产生的。 具体又有"印欧源"和"日源"两种观点。二是 修辞说,只有个别人持此观点,如太田辰夫。三 是自源说,主要是崔山佳。<sup>[3]</sup>刁晏斌又认为,对 一、三两种观点,应当综而观之。刁晏斌说:

首先,应当承认,人称代词带定语是一种传统的形式,但是,这一形式的使用频率

并不高,我们在近代汉语语料库中一共检索到9例,几乎都是出自相当晚近的《儿女英雄传》。我们很难说,从现代汉语前发展阶段只有个别用例,到第一阶段大量用例产生,是传统形式自然发展的结果,我们相信,这里一定还有其他促成的因素,而这就是外语的影响。

在印欧语的英语和非印欧语的日语中, 都有人称代词带定语的用例,日语的用例刁 晏斌(1999:64)已经列举过,以下再举两 个英语中人称代词带定语从句的例子:

- (16) He who laughs last laughs best.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 (17) It is not I who am angry.
- ——发怒的不是我。

目前,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 认为,要找出这样的证据并非易事),我们 不妨认为汉语人称代词带定语的外来影响 是多源而不是单一的。

总结以上所说,就是,现代汉语人称代词带定语这一形式是汉语传统用法的继承和外语的影响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收稿日期:2011 - 12 - 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YJA740015)。

不过,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进一步考证和论述空间。<sup>[4]</sup>

刁先生认为,这种用法,应当是"汉语传统用法的继承和外语的影响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显然他在这里认为是"综合说",因此,刁先生认为有四种说法。

刁晏斌的看法有变,他说:

对现代汉语某些源头的探寻有时可以 纠正一些"成说",从而达到新的认识。比 如人称代词带定语(如"同桌的你"、"梦中 的他")现象,从王力先生开始都认为不是 中国的传统用法,而是"五四"以后新产生 的一种欧化的形式,但是有人注意到早在近 代汉语中,就已经出现过这样的用例。最近 更是有人通过现代汉语以前不同时期相当 多的用例,证明了这一形式"实实在在是典 型的汉语传统的句法",还是相当有说服力 的。<sup>[4]</sup>

上面的"最近有人"就是指崔山佳,在"实实在在是典型的汉语传统的句法"一句后有一注解: "崔山佳.近代汉语语法历史考察[M],武汉: 崇文书局,2004。"也就是说,刁先生已经承认这种用法是"自源说"了。所以,对刁先生的说法应该全面地看,不能只看他前面的观点,而最主要的是看他后面的说法。一位知名的学者,对同一问题前后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很正常的现象。

至于魏志成,「S陈先生把他当作"综合说"的代表,我们以为也欠妥当。因为崔山佳就是与魏志成商榷的。「S魏志成虽有"鉴于以上对'M+PP'结构的历史性考察,笔者个人的观点更倾向于对上述三种观点的综合"的话,但魏志成最后却说:"不过我个人认为,就'M+PP'结构而言,英语(或法语)对汉语的影响是在日语之后,而不是在日语之前,英语(或法语)的影响只是在强化这种结构的使用方面起了作用。现代汉语逐渐使用开来的'M+PP'结构首先是从日语输入的,其历史源头也就是王力所说的'日化'。"「可见,魏先生主要是主张"日化"说的。

还有把汪化云说成是"外语影响说"也不是 很准确,他在文章中很明确地认为是"综合说"。<sup>[7]</sup> 汪化云认为,王希杰的看法<sup>[8]</sup>显然是正确的。汪 先生认为,对现代汉语中"人称代词受修饰"结构来源的合理解释应该是:这种结构的普遍使用,是汉语中固有的特殊语法结构受外语语法影响而迅速发展的结果。这里汪先生也是承认"定语+人称代词"是"汉语中固有的特殊语法结构",在此基础上,"受外语语法影响而迅速发展的结果",因此应该也是"综合说"。

张凤琴、冯鸣也是持"综合说"。张凤琴、冯鸣说:"现代汉语中'定语+人称代词'结构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受到近代外语句式的影响,但语法系统具有稳固性,其演变原因不应光有外部影响,也应有自己的内在因素。我们发现,明清时期的白话文艺作品中已出现定语修饰人称代词的现象。"<sup>[9]</sup> 在举了6个用例后,张凤琴、冯鸣又说:"如果说因为其数量甚少,尚处在'潜语法现象'阶段,但毕竟为'五四'以来这种结构的涌现提供了内在可能性。"显然,张凤琴、冯鸣承认明清时期的白话作品中有"定语+人称代词",而且还举了2例文言的例子,只是认为这种语法现象尚处在"潜语法现象"。所以,他们的看法也应该属于"综合说"。

我们觉得,关于"综合说",还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贺阳先生。贺阳有"关于人称代词受定语修饰"一节,贺阳说:

这些证据都说明或许有这样一种可能: 人称代词受定语修饰虽然在旧白话中已存在但并没有形成可以突破人称代词不受修饰这一原则的力量,因而五四以来这一格式的发展和广泛使用并非直接来源自汉语的传统,而是另有原因。对这一原因较合理的解释是外来的影响,五四以来这一格式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是在外来影响的刺激和推动下产生的。[10]88-89

贺阳又说:

因此,我们认为这种语法现象的兴起和流行,可能既有日语的影响,也有英语、法语等印欧语言的影响。[10]89

因此, 贺阳也是持"综合说"的学者。

陈景元说:

定语分为体词性定语和谓词性定语两种,"定语+人称代词"结构中以谓词性定

语居多。这两种定语,我们应该区别对待。<sup>[1]</sup> 我们觉得,"定语+人称代词"中的定语分为 体词性定语和谓词性定语两种不是很全面。因 为,有些"定语+人称代词"中的"定语"并非 单一的"体词性"或"谓词性",而是综合性的, 即既有体词性的,又有谓词性的。例如:

- (1) 你想想看,还剩下什么?剩下<u>一个比</u>以前更坚强了的你自己。(王朔《空中小姐》)
- (2)它的成功之源在于首先创造了<u>一个艺</u>术化了的自己。(《报刊精选》1994.3)
- (3)这时美妙的大自然会把<u>一个纯真无邪</u>、 无忧无虑的你还给自己。(赵冬《享受黄昏》)
- (4)但同时,另有<u>一个意志坚强的自己</u>站在恋人的对面,和他拉着,扯着,挣扎着——非砸碎他不可,非砸碎他不可!(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

例(1)中人称代词"你自己"前的定语是 "一个比以前更坚强了",应该是有两层定语, 一是数量词"一个",一是"比以前更坚强了", "一个"是名词性定语,属于体词性的,"比以 前更坚强了"是谓词性的,两者都用于动词谓语 "剩下"和宾语"你自己"中间,它们理所当然 都是作定语,但不能单是用"体词性"或"谓词 性"来概括,而是综合性的定语。例(2)中人 称代词"自己"前的定语是"一个艺术化了的自 己",也应该是有两层定语,一是数量词"一个", 是体词性的,一是"艺术化了","化"是构成动 词的词缀,"艺术化"是动词,也属于谓词性。 两者都处于动词谓语"创造"和宾语"自己"中 间,它们也理所当然都是作定语,但也不能单是 用"体词性"或"谓词性"来概括,而是综合性 的定语。例(3)中人称代词"你"前的定语是 "一个纯真无邪、无忧无虑",也应该有两层定 语,一是数量词"一个",也是体词性的,一是 "纯真无邪、无忧无虑",是谓词性的。两者都 用于介词"把"与宾语"你"中间,它们也理所 当然都是作定语,但也不能单是用"体词性"或 "谓词性"来概括,而是综合性的定语。例(4) 中人称代词"自己"前的定语是"一个意志坚强", 也是有两层定语,一是"一个",是体词性,一 是"意志坚强",是谓词性。它们也用于动词谓 语"有"和宾语"自己"中间,它们也理所当然 都是作定语,但也不能单是用"体词性"或"谓词性"来概括,而是综合性的定语。上面还是举例性质,其实,这种类似的例子很多。又如:

- (5)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的 <u>我</u>,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恶的暴君。(郁达夫《茑 萝行》)
- (6) 一个赤裸裸的她,把一切丑陋与美好一下子,整个的都交给了他,……(老舍《骆驼祥子》)

而且,这种两层定语在宋代已有,例如:

- (7)好个恓惶的我。(宋·向滈《如梦令》)
- (8)依旧<u>一枚闲底我</u>。(宋・朱敦儒《减字 木兰花》)
- (9) 寂寞掩空斋, <u>好一个、无聊底我</u>。 (宋・陆游《蓦山溪・游三荣龙洞》)

例(7)中的"好个"是"好一个"的省略,"一个"也是数量词,此例是数量词与形容词"恓惶"一起作"我"的修饰语,既有限制,又有描写,也就是定语既有体词性的,又有谓词性的,也应该是综合性的定语。例(8)中的"一枚"也是数量词,在当时可以形容人,与形容词"闲"一起作"我"的定语,也是既有限制,也有描写,也就是定语既有体词性的,又有谓词性的,也是综合性的定语。例(9)中也是既有"一个",又有"无聊",也是既有限制,又有描写,也就是定语既有体词性的,又有谓词性的,也是综合性定语。这样的例子在近代汉语中也较多,例如:

- (10) 病来只送的<u>个虚虚的你</u>。(《牡丹亭》 第 18 出)
- (11) <u>好一个凄惶的我!</u>(《紫钗记》第 38 出)
- (12)天上人间,剩得<u>个凄凉我</u>。(《张玉娘 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第 30 出)
- (13)臂冷香销成独坐,<u>好一个凄惶的我</u>。 (《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第 30 出)
- (14) 孙兰姬把他看了一眼,过去了。相干庭到了后边,说:"刚才过去的不是<u>那嗔你溺尿</u>的他么?"(《醒世姻缘传》第38回)
- (15) 无那, 无那! <u>好个凄惶的我</u>!(《西湖 拾遗》卷 34)
- (16)细听他的声音,不是<u>我那标标致致的</u> 他,吓的奴,不由的心中慌慌张张的怕,吓的奴,

不由的心中慌慌张张的怕。(《白雪遗音·细细雨儿》)

(17)又况秋馆空空,一个凄凉之我,舍此长吟短吟,有何他种生涯可资排遣?(《雪鸿泪史》第10章)

我们还发现一个定语更复杂的例子,如:

(18)何小姐先叹了口气,说道:"……再说一句不是你我不害臊的话,若果然是照行乐图 儿上的那等一个不言不语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你,或者像长生牌儿似的那等一个无知无识推不动 操不动的我,正所谓'影里情郎,画中爱宠', 他见这屋里没甚么可风雅的去处,少不得也得一心扑到书本儿上去。……"(《儿女英雄传》第30回)

上例中的"照行乐图儿上的那等一个不言不语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你""长生牌儿似的那等一个无知无识推不动搡不动的我"中的定语更有 5 重:"照行乐图儿上""那等""一个""不言不语""说不清""道不明","长生牌儿似的""那等""一个""无知无识""推不动""搡不动"。这么多的定语,不可能只用"体词性"或是"谓词性"所能概括得了的,那定语只能是综合性的。

我们套用陈景元<sup>[1]</sup>的话,有时候,同一句话中,定语既有提高定指性或指别度的,也有表示语义陈述的,如上面所举例子中的"一个"等数量词就是前者,而"恓惶"、"闲"、"无聊"等就是后者。

Ξ

陈景元说:"本文认为,综合说更加全面, 更加符合汉语事实。"<sup>□</sup>我们以为,理由不是很 充足。

提出"综合说"的学者都承认汉语中有"定语+人称代词"现象,但数量很少,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王希杰之所以得出"综合说"的结论,是基于如下的考虑:

归根到底,是汉语句法规则允许人称代词可以接受修饰,因为代词和名词都是体词,体词是可以接受修饰,但由于人称代词在交际环境中一般一旦明确了所指,便有了丰富的内涵,便不需要加以修饰,于是语用因素,交际环境的制约,使人称代词可以接受修饰,但人们通常却不加修饰,于是在显

性句法上,汉语的人称代词不受修饰便成了一条规则。然而在西洋语法传入之前,汉语的人称代词也有受修饰的用例。于是"例不十、法不立",归之为特例、偶例、孤知一在建立语法系统时便不予考虑。到"五·四" 经诉的用例多了,起初人们抵制、排斥,受到西语言语法的影响,人称代词,称之为欧化、洋化,后来用多了,便习惯当统一,是受了、承认了。对这一现象,我们应系统,是一种可能的潜在的形式,对这中所固有的,是一种可能的潜在的形式,对后在西洋语言语法的影响和大路,已破门而出,终于得到了承认。[8]

王先生把汉语固有的"定语+人称代词"现象"归之为特例、偶例、孤例"。汪化云只承认"谓词性+代",所以,他统计汉语固有的只有 6 例。<sup>[7]</sup>

张凤琴、冯鸣只发现汉语固有例子6个,属于"潜语法现象",所以,也才会得出"综合说"结论。<sup>[9]</sup>

#### 刁晏斌说:

首先,应当承认,人称代词带定语是一种传统的形式,但是,这一形式的使用频率并不高,我们在近代汉语语料库中一共检索到9例,几乎都是出自相当晚近的《儿女英雄传》。我们很难说,从现代汉语前发展阶段只有个别用例,到第一阶段大量用例产生,是传统形式自然发展的结果,我们相信,这里一定还有其他促成的因素,而这就是外语的影响。[3]348

因为"在近代汉语语料库中一共检索到 9 例",而且"几乎都是出自相当晚近的《儿女英雄传》",所以,刁先生才得出"综合说"的结论。

贺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基于他所掌握 的例子很少。贺阳说:

我们检索了明清白话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儿女英雄传》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的全文, 共约 1000 万字, 这一格式我们仅在《红楼梦》中发现 2 例,《老残游记》中发现 1 例,《儿女英雄传》中较 多,发现 16 例,总共仅有 19 例,说其为"例外"应该是恰当的,至少可以认为这一格式在五四以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广泛的使用。[10]88

崔山佳说共计发现"定语+人称代词"121处。<sup>[6]</sup> 现在我们发现了更多的例子,共计440余例。我们觉得,古代汉语、近代汉语中有这么多的"定语+代词"现象(使用频率高),定语类型又多(有4种:名词性、动词性、形容词性、综合性),使用时间又长(从先秦以来一直未中断过),使用者广泛(作者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语体又丰富多采(诗、词、民歌、小说、戏曲、散文、灯录、语录、笔记、书信、序言、佛经等),是十分成熟的语法现象,不是所谓的"特殊语法结构",不是"修辞"现象,更不是什么"例外",现代汉语中的"定语+代词"是来源于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绝大多数形式的"定语+人称代词"都可以在古代汉语、近代汉语中找到源头。而且,我们发现,不仅有"定语+人称代词",还有"定

语+疑问代词",还有"定语+指示代词"),是汉语语法自身发展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欧化"说,也根本不是什么"日化"说,也根本不是什么"综合说"。至于英语、日语、俄语、法语等语言有"定语+人称代词"现象,那是语言类型学在这些语言中的具体体现。

#### 参考文献

- [1] 陈景元. 关于"定语+人称代词"结构的思考[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1 (9): 75-79.
- [2] 刁晏斌. 新时期新语法现象研究[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 [3] 刁晏斌. 现代汉语史[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 [4] 刁晏斌. 略论共时语法研究中的历时观照[J].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4): 8-11.
- [5] 魏志成. 论"定语+人称代词"结构的来源[J]. 中国语文, 2007 (5): 412-416.
- [6] 崔山佳. 也谈"定语+人称代词结构的来源"[J]. 中国语文, 2008(4): 322-323.
- [7] 汪化云. 也说"人称代词受修饰"现象[J]. 汉字文化, 2009 (3): 17-19.
- [8] 王希杰. 略说潜句和演绎法[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 1996(1): 22-25.
- [9] 张凤琴, 冯鸣. 关于"定语+人称代词"[J]. 修辞学习, 2004 (6): 53-55.
- [10] 贺阳. 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About the Structure Attributive+Personal Pronoun

### CUI Shan-jia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bout the structure of attributive plus pronoun, scholars like Diao Yanbin, Wei Zhicheng, Wang Huayun, Zhang Fengqin and Feng Ming have divergent opinions. Those for the "synthetic theory" argue that though Chinese has such a structure the uses are very few in numbe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is statement is not correct for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uses of the attributive+personal pronoun structure in Chinese before the May 4th Movement. So the structure of attributive+personal pronoun is an inherent propert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Keywords:** attributive; personal pronoun; synthetic attributive

(责任编辑 王 抒)